汉语廊桥

杨匡汉

或许不少人还记得电影《廊桥遗梦》，那是一段偶然又缠绵的不了情。有廊之桥和难以忘川之梦，构成了一种文化意象，既是物质的实有，也是精神的存在。此类“廊桥”，在汉语世界也有，如桂林水东门外“满溪流水半溪花”的花桥，留下了白先勇小说《花桥荣记》的曼妙记忆；如苏州园林中唯一的廊桥“小飞虹”，传送着“朱红桥栏丽人倚，倒映水中似彩虹”的醉心想象。廊桥，廊桥，是等待与渴望的组合，它默默无言，承受着情分缘分的重量，也年年月月地为你抵达彼岸而祝福。

日前，我远涉大洋彼岸，在加拿大也看到了这两种廊桥。一种是实有的，地点在安大略省一处丛林环抱的草地，但见一溪静水，两坡青山，架着一座拱形木壳廊桥，棵棵挺拔的枫树，舒展枝杈，秀媚多姿，幽雅，和谐，柔美。为我们做向导的滑铁卢大学东亚系 Liyan 教授说，这座廊桥已有百年历史，是专供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地方，但他（她）们又不可以偷偷的私自幽会，必须经过父母亲的同意才能踏上这座廊桥——多么浪漫，又多么循规蹈矩！大凡来到这座廊桥的，最终都能结成百年之好。另一种廊桥，是被热心于中加文化交流的人士所称作的“汉语桥”，即在加拿大办起的多所孔子学院。其中影响较大、办得有起色的，一在魁北克大学，一在滑铁卢大学。

魁北克孔子学院地处承办过冬季奥运会的蒙特利尔。去年，学院面向社会的汉语和中国文化课程的招生情况十分喜人，共有 400 多名学生注册学习，汉语课程根据学生的程度，分设了初、中、高三个级别，每学期开设班级 10 多个。这所孔子学院还把手伸向舍布鲁克大学，在那里办了研究生课程和老年班课程，集中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和历史，并组织学生参加到中国的教育项目中来。“汉语桥”是由孔子学院总部主办的夏令营，这一回轮到的是“加拿大中学生夏令营”。魁北克挑选出的营员团队，其母语是英语或法语，在两个星期中，他们登长城、游故宫、观鸟巢、逛天坛、看功夫表演，还特地到了“彩云之南”的昆明，在那里学习汉语、书法、水墨画、武术、剪纸、中国结等等，全体营员顺利通过了 YCT 考试，不仅玩得不亦乐乎，还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知识面。怪不得他们用汉字写出了水平不低的“我爱你”。我细看，那个“爱”字，中间是有“心”的正体字哦。

在滑铁卢大学，孔子学院和东亚系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。穿过教学楼一层敞亮的长廊，一道道活跃的风景扑面而来：幼儿班做着“手拉手”、“排排坐”的中国游戏；东方班在临时搭起的舞台上弹古筝，秀太极；工艺班在展台上摆出各种手工艺品和中文字画……而在阶梯教室，一场题为《文学中的历史，历史中的文学》的学术讨论会也在热烈进行，操持汉语和英语的讲演者轮番上台，有问有答，回应互动，连多伦多市的女市长也专程赶来听会，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贺词。正是在这座中加双方的热心人架起的“汉语廊桥”上，不同文化间展开着包容性的对话与交流。

更难忘那个“音乐与诗歌之夜”。这是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精心策划的一台晚会，地点在大学的小剧场。晚会上，有用汉语朗诵的加拿大华裔诗人洛夫的新作《谒中山先生故居》，有二胡和钢琴二重奏的《豫北叙事曲》，有 KW 男生四重唱《游击队之歌》，有英语诗歌与故事《唐人街魅影》，而享誉加拿大乐坛的女中音歌手 Erica Iris Huang，则以她洪亮无瑕、极富磁性的声音，为大家演唱了反映早年华工生活的歌剧《铁路》的选段。晚会的高潮出现在最后演员和观众的混声齐唱《送别》：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……”这首由李叔同作词、美国音乐家奥德威作曲的歌曲，在这里不分汉语英语和男女老少，百年今曲，今宵共唱，其乐融融又其情绵绵。

在今日世界上，在东方和西方，在人们慨叹“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”的苍茫时分，这一座又一座的“汉语廊桥”，浮荡着擦亮黎明的晶莹夜露，以“和合”互勉，以“互文”为复调美学，让我们不仅仅在桥上看风景，更使向山河与地脉取暖的人们的精神境界得以共时性提升，不亦快哉！

『立于礼』

白子超

论语新读

泰伯篇载：子曰：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”

季氏篇载：……“不学礼，无以立。”……

尧曰篇载：孔子曰：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；不知礼，无以立也；不知言，无以知人也。”

孔子反复教导弟子们以及自己的儿子孔鲤，要“学礼”“知礼”，然后“立于礼”。这里的“立”，是指在社会上立足，安身立命。孔子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，说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……”（为政篇），实际也是“立于礼”。今人理解“三十而立”为成家立业，与孔子本意有不小距离。孔子十七岁丧母之后已经自谋生路，十九岁成亲，二十岁就做父亲了。

礼是国家、社会、人生的规范，一个人除非像不食周粟的伯夷、叔齐那样跑进深山老林，否则必然要在一定的“礼”中生活。不学礼，不知礼（事实上不会一点儿都不学都不知，幼年或多或少都会从父母那里学一些，长大亦会从生活实践中学一些），尽管可以活着，但却寸步难行，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。“若无礼，则手足无所错，耳目无所加，进退揖让无所制。”（《礼记·仲尼燕居》）如果没有礼，那么手和脚都不知怎么放怎么动，耳和眼也不知听什么看什么，与人交往进退无据，揖敬、谦让不知怎么做。礼是人立身的基石，是人在社会上的通行证。

忽然想到《红楼梦》里的刘姥姥。“那刘姥姥虽是个村野人，却生来的有些见识，况且年纪老了，世情上经历过的”，她立足于村野，显然可以应付自如，而立足于荣国府，尽管知道并且说出了“礼出大家”，尽管曲意奉迎以博取主人欢心，但还是闹出许多与“礼”不合的笑话。刘姥姥的故事只能作为《红楼梦》的一个小插曲，从根本上说她是不能立足于荣国府的，因为她不知荣国府之“礼”。用刘姥姥说明“不知礼，无以立也”不够有力，但比较具体、生动，容易理解。

“礼也者，动于外者也。”（《礼记·乐记》）但礼并非硬邦邦的准则，而是以人的情感作为内在基础的，核心就是“敬”。故“立于礼”深层次的要求是由衷的尊敬。刘姥姥不知荣国府之礼，但不招荣国府上下的讨厌，就因为她充分表现了以卑奉尊的敬意。（刘姥姥的情感是个复杂的议题，这里不作讨论。）一个人把自己内心的尊敬与外在的礼的形式结合起来，才可以真正地在社会上安身立命。

“立于礼”，要求衣食住行、言谈举止无一违礼，亦即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”（颜渊篇）。倘若举例，最好就是孔子本人。仔细阅读乡党篇，就会知道孔子在朝、在乡、在家的一切表现无不中礼。

时代变迁，“礼”的内容不同，“立于礼”的原则却永远成立。今人若不知国家和地方的法令、法规、条例，若不知所到之处的风俗习惯，若任性、粗鲁而不讲礼节礼貌，岂可立足？岂可通行无阻？举例来说，如今人际交往空前广泛和频繁，那么必不可少的是：“入境而问禁。入国而问俗。入门而问讳。”（《礼记·曲礼上》）“禁”“俗”“讳”都是各地各国各家的“礼”，不问不知，何以融入？

生命的阳光

翁 杨

跟着体检走，年年有进步。这个“进步”可不是什么好事，检查指标的超标，说明你的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，有的超标亮起了红灯，你得赶紧复查、治疗。现实是残酷的，体检单是无情的。按惯例，每年刚拿到报告后就会反思，就会采取一些革自己命的具体行动。胆固醇高了咋办？血脂高咋办？肝脏从浸润到脂肪肝了咋办？想想有些冤啊，为了健康，常常忍痛放弃美食，坚持以素为主的生活方式，可怎么还是有脂肪肝呢？医生说，你的代谢功能差，忠告是“管住嘴、迈开腿。”用心去收集有效的秘方：每天吃 15 克黑木耳，喝五六杯柠檬水，嚼二三瓣氧化过的生大蒜，用八分蔬菜二分荤腥、低糖、低脂、低胆固醇“三低”食谱，走 5 公里的路程……这些要求看似简单，但天天要坚持，需要恒心与毅力，可养身专家们统一的说法是唯有运动能改善代谢功能。

一个双休日，突然发现两月未见面的邻居大哥突然间将军肚不见了，问之，他笑着说，打了半年的羽毛球效果特好，大肚变成小肚了，体重下降了，人有精神了，最辉煌的战绩是脂肪肝被消灭了！这么神奇，是不是个例？他说有一二年球龄的几位球友体检报告中“三高”的指标都变得正常了。

简直是天籁之音哪，赶紧跟随其去小区附近的运动场所，哦，有好多人在锻炼呢。打兵乓球的、打篮球的、打羽毛球的老中青三代人都有。当然中老年打羽毛球的最多，只见 4 位中老年成员开球接球，抽吊、扣杀打得热火朝天，不到一小时，大冷天穿着单衣打球的个个都是汗流满面，效果真好！

邻居大哥告之，马来西亚的人民最喜爱打羽毛球，结果这个国家的肥胖率在全世界内属于最低之一。邻居大姐告之，他们四个家庭组合每周打两至三次的羽毛球，半年下来，男士们的体重都减轻了 10 多斤，将军肚没有了，脂肪肝随之也不见了，体检单上的各项血液指标都正常了。如同在黑洞里找到光明的出口似的，马上申请加入打羽毛球的队伍。我们的羽毛球队伍从最初的 4 人两户家庭扩大到了 10 人五户家庭，干脆成立一个家庭羽毛球协会，选举了会长、总教练，缴纳了基金，然后统一管理，统一行动。邻居二姐的儿子体重 80 公斤，正愁如何减肥，二姐拉着儿子一起打球。每次母子俩一身运动装，兴冲冲背着羽毛球拍子走出小区门时，门卫总会好奇地问上一句，“你们俩一起打球？”是啊，一高一矮（两人相差 20 多厘米）、一老一少、一男一女怎么是球伴呢？“我们有一伙人呢。”每每都这样自豪地回答。初学打球很痛苦，属于“微胖界”的准老太太动作协调性差，球技臭。好在会长邻居大姐耐心陪练，好在邻居大哥不厌其烦地示范当教练，大家伙儿的打球技术日益提高，打球不再是苦差事，而变成快乐运动了。

老天不负有心人。3 个多月后，体检报告显示：B 超结果“肝脏一切正常”，脂肪肝没有了，锻炼有成效了。二姐儿子的体重也从 80 公斤下降到了 72 公斤。羽毛球队的队员们健康指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，尝到了甜头后，大家打球的斗志更加旺盛了，原来打 20 分钟就气喘吁吁要下场休息的，现在都能连续打一二个小时还不愿下场，运动成了大伙儿生命的阳光。

北京烤肉

墨 雨

北京烤肉传来的是蒙古族，外人名之曰成吉思汗烧烤。早年最有名者两家，一为“烤肉宛”，在城西南宣武门内，传至 1949 年北京和平解放已历三代。一为“潞泉居”，在城北地安门外后海南河沿，已二千余年。店主姓季，北京人称“烤肉季”，两家合称“南宛北季”。

近二十年来外国烤肉涌入北京，年轻仕女趋向三里屯矣。

水竹

韩 旭

去年初冬，办公室装修，隔壁的同事丢弃了它，看它可怜兮兮地立在走廊的拐角处，无奈的样子让我不忍心多看它几眼，但当我路过它身边时总听到一种呻吟，谁在叹息？一股难以割舍的亲情油然而生，难道等待它的真是傍晚时分清洁工把它扔掉？

我起初路过时也差一点想丢弃了它，因为它 90% 的叶面都发黄了。

若丢了真的可惜。经过严寒酷暑，它的生命居然如此顽强，昂然地成为我难以舍弃的挚友。

记得，我在下班前毅然地把它搬回自己的办公室，我依稀记得那一刻，一抹夕阳撒在它的身上。我微笑着关了门，下班。

想来，我是煞费苦心了，为了挽救它，耳朵里灌满了同事放弃它的话：“还有什么用？都收留它一个月了，不还是没反应吗？”“你就望眼欲穿了，把心埋在土里，它不吐绿还不是白搭？”“算了，让它去吧，留着最多也是个垃圾，它要是活了我把头剁给你……”

我偏不信，我曾经于接纳它的第二天用手扒开土，发现根须部还有生命的迹象。我看到有几缕须紧紧地搂着土，而且相互缠绕着，它似乎要说什么，我看到了一种生命的倔强。我决定：我要用心救它。

我开始婴儿般细心呵护着它。那脆弱的生命，能小看吗？

那些枯叶渐渐褪去，每日里我专注地看它的根部，我从田野取来了新土，从老爸那里要来了花肥，从公园同学那里学来了护花的技巧，给它浇灌适宜的水……果然不出所期盼的，那小小的新芽一个个破土而出，两个月后的第一周新芽嗅出翠嫩的枝，如巴掌大的叶片脆生生地摇晃着升向空中，很是可爱；再过一周，那翠嫩的枝居然有 12 枝，相继地抽出一米来高。如今簇团着像一些小树，棵棵似绿色的火，把这间办公室都映小了映亮了。

于是每日里，我与同事必然逗留在它的身边，哪怕一小会儿，享受着生命的芬芳，聆听着爱的召唤。

别小看那脆弱的生命，我不去回击同事的戏言，头不需要剁，也不能剁，水竹复活了是事实，呵呵。

所以，人生在世，好多事情看上去是没辙了，没亮色了，没戏唱了，或许没根没襻了，没脸没面了，甚至没……

但你于关键时刻千万别疏忽它的根，只要根没死就有救，就有转机有生还的希望。

不要轻易地放弃，不要小看，不要冷嘲热讽，就算你在最危难的时刻也会绝处逢生，只要你坚信生命是最可贵的，最要尊重的。

别小看任何脆弱的生命。每个生命都如这棵水竹，在昂然和平淡的时候都学会尊重它。

十日谈 草木篇

南京惠济寺里的三棵银杏，可谓活的文物。

王倍祺的油画

卢金德

当今的美术院校的名师各带着几位研究生，导师的素养与研究生的勤学随着开放的视野同步进展，学生更是在这种宽容的环境中成长，风格随已，这是当代油画界新生代的崭新的风貌。

王倍祺是姜建忠的研究生，王倍祺写过一篇“用当代审美诠释古典精神”的文章，本是理论文章却写得如抒情的现代散文，我以为正与当代的油画发展类似。这次的“直觉——上海小幅油画展”上，王倍祺画了一幅踩水的小女孩，很见情趣。古典的油画本来带有启蒙的严谨，用当代的眼光看有些失却灵性。王倍祺认为，学习经典是一位油画系研究生在从艺过程中始终要贯彻的态度，但是它的情调是随环境发展而变化的。北方的学者型艺术家常对我说，上海的洋建筑与洋画比北方好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踩水的小女孩依稀的身影，笔触过瘾，画得富有情趣，水花溅起，青春亦随之溅出画面。都市的现代展现在视觉上，有一种灵性的光彩。有人说，都市的现代是柔性的，绿色的。如图这幅“小孩”入选了“笔迹——首届小幅油画展”，身影清纯的都市小孩，把现代都音乐化了，表现非常微妙。

王倍祺在刻画、表现、抒情上很有功力与感觉，而且又能写文章。话题还是回到我的开场白上，姜建忠我在三十年前就结识了，是位学术性油画家，书读得好，谈创作又很深刻，他的好几位研究生都很出成绩，真是高徒背后显名师。我倒装了“名师出高徒”，两者是互动的。

小孩 （油画） 王倍祺